

# 瑞金，共和國的搖籃！

陳 廣

2007年，我們香港高齡教工會成立 10 周年了。爲了慶祝這個有意義的日子，有些人提議：我們應該到國內的一些地區，去捐建“希望工程”學校。理事會於是在今年的三月份《會訊》上，發出向全體會員捐款的號召，很快地就有 200 多位會員，盡所能地捐出了超過一百萬港元的款項。其中有的會員捐出了 20 萬元，10 萬元和幾萬元不等的數目。總之，不管多少，都是我們會員熱心祖國的教育事業，培育我們下一代人材的崇高表現。

## (一)

我們於五月初，派代表去貴州省的山區探訪，了解情況。那裡是山地人苗族兄弟聚居的落後地區，人民生活貧苦。小學生們很難得到學習的機會，一般的情況都要翻山越嶺，去相隔 10 多公里的中心小學上課，學習。而學校的校舍還是因陋就簡的破房子，說不定來一個暴風雨就會倒下來。但是要建一所六個課室的學校，須要 25 萬元人民幣的費用，從那裡來？於是，我們會捐出 15 萬元，當地政府撥出 10 萬元，算是完成了第一個目標——甲晃小學。

接着，我們又於 5 月 30 日，由張會長及翁、李二位副會長及 21 位會員組成的代表團，在深圳集合於 9：30 出發，沿着粵贛高速公路向北駛去，中午在河源縣用午飯，於下午 3 點多鐘到達贛州，隨即去遊覽郁（鬱）孤台。那裡有辛棄疾的全身銅像，在南宋初年他滿懷激情，從山東老家帶領子弟兵來到南方，滿以爲能抗金收復河山。可是卻把他置放在贛州，投閑置散，做一個小小的捕頭！所以他曾有《鬱孤》詞表志！贛州在歷史上曾有不少名人的遺事，如曾鞏，柳宗元，文天祥，蔣經國等都留有佚事和遺物。我們看見了章江從西而來，貢江則從東方滾滾流到腳下，跟章江匯合成爲贛江向北浩瀚而去！

贛州，自粵漢鐵路通車的百多年來，原來的歷史名城被人們遺忘了！幸而在上世紀的九十年代，京九鐵路通車以後，她的青春又回復了。目前，贛州正以快速的步子邁向新世紀！

一宿無話。第二天早餐後，我們驅車沿貢江南岸向東駛去，不久過橋後轉入貢江北岸的叢山峻嶺，北山谷地。在那山間小路曲曲彎彎而行，偏僻的山巒間，仍能見到稀稀落落的鄉間村屋，幾處人家！我們繞過幾個屋群，大概就是村子吧！我們要參觀的學校就在那裡。那時 12 點已過，早該放學了。而孩子們還靜靜地坐在課室裡，有的在看書，一些學生寂靜地聽着老師講什麼，或是在復習功課。原來學校爲了歡迎我們的到來，特意留在課室裡。當我們進到一條長廊裡，緊連着的是那一排紅磚砌成的六間教室。走廊的地板是用石灰混成的三合土鋪成，有些小坑顯得高低不平。教室裡的頂棚一塊塊已經脫落了，現出了一條條小木板的支架。紅磚的外牆也沒有磨上白灰面，有些磚是立着砌成的，跟一般的橫磚砌法不一樣。看來，這所八十年代建成的小學，當初建校時還是盡量節省原材料的證明。教室的正面有一塊較平的空地，這可能就是學生們的運動場了。雨還是一直在下，除了積水外場地上空空地什麼都沒有！校門也沒有去建造。空場地的角落裡有一個小房子，據說那就是廚房，要煮開水和給老師們弄午飯的地方。這個學校什麼體育設施，像藍球架，排球網……等等都不是學生們希求的東西。經校長介紹後，

這所小學要改建為中心小學，要承擔左右兩個村子，以及本村的學齡兒童學習。那兩個村子相隔有四、五里路。將來擴建後要容納 100 多名學生，學校要建成為二層樓房的建築，全部費用則須要 45 萬元人民幣，希望我們教工會能提供 25 萬元。這個數目跟我們原先估計的要多一些。經再三的考慮後，爲了完成一件有意義的工程，百年樹人的偉大意義，教工會同意了他們的要求。這就是澄籍小學。

## (二)

參觀完小學，我們從山區的原路轉出來，再沿貢江南岸向東駛去，到達瑞金時已是下午的 6:30 了！

瑞金是江西南部靠東邊的一個市，跟福建的長汀爲武夷山所隔，目前的道路修建好了，據說僅須半個小時的車程就能到達。猶記 1958 年的 8 月份，作者當時下放農村，接受貧下中農同吃，同住，同勞動的三同再教育。下放將近一年了，我們可以有一個探親假，於是從下放地點的河北省滄州東邊的黃驊縣出發，到滄州乘火車到上海，再改從上海到南昌，本想在南昌參觀“八一起義”紀念館，不巧當時正在內部裝修，失去了機會。而「滕王閣」又正在原址重建。只好改乘南下的長途汽車，直下贛南的瑞金，再轉去福建的長汀；從長汀的汀江可直下廣東的大埔縣茶陽鎮，這樣才能回家鄉探望母親及弟妹！這一路上竟用去了八天的時間。

當時到達瑞金，那裡還是一個很落後的山間小城，因連續地下大雨，福建沒有車到瑞金，只好在一個小小的客棧裡住了二天。山城也沒有什麼可觀賞。到底那時的瑞金是什麼模樣？在濛濛細雨中沒有留下更多的印象。其實主要的不是去遊山玩水，逛什麼名勝古蹟。當福建有貨車到達時，只好坐在司機旁邊的座位上，繼續回家的探親路程。

四十八個年頭了，瑞金變了樣，大街小巷井然羅列，可是由於地處偏僻山區，雖然瑞金北部還是一片廣闊的平坦原野，畢竟農村的景色占去了絕大部分。

6 月 1 日晚，我們住在一個沒有電梯的五樓。酒店裡的設備卻是套房式的風格，有沙發還有兩台電視機。因還下着雨，沒有心情去看夜色和街景，不如看 CCTV—4 的《亮劍》電視劇更有意思。到 11:30 入寢後，第一覺醒過來已是 3 點多了，望出 外全是一片漆黑！初時意爲仍在下雨，站到 前才見到雨仍零星在下，而瑞金全市竟是黑鴉鴉的漆黑，連街道的照明都免了！確實，街道上哪有什麼車輛在走呢？更沒有行人的踪影！遠處仍可見有幾處燈光，該是什麼人家還在忙點什麼吧！第二天，街道上的行人並不多。很多商舖遲遲仍未開門營業。正常的交通工具，倒是有幾輛公共汽車在行走。看來，這個城市還有待去開發！

7 點起來，用完早餐後，8:00 去參觀葉坪村“第一次蘇維埃代表大會”的會址。那裡原是一處謝氏的宗祠，由於荒廢被借用。大堂是當作會議廳，天井算是到會代表們的坐位，兩旁的小房間是各執行部的辦公處。會議選出主席是毛澤東，他當時的身份是黨中央委員，黨代表。所以有毛委員和毛代表的稱呼。副主席是項英和張國燾。那時的黨中央是設在上海，由博古，周恩來及法國人李德（代表共產國際，實際是王明在莫斯科操縱和指揮）三人主持中央工作。應該說，當時共產黨中央的原意，是跟國民黨進行公開的鬥爭，在城市展開活動。但毛澤東等人則認爲：在敵強我弱的情況下，應該避免正面的衝突，採用農村包圍城市的策略，展開跟國民黨的鬥爭。所以到井崗山等地建立根據地，打擊國民黨政權脆弱

的地區。採用自力更生，長期堅苦鬥爭的方針，政策，進行鬥爭。當北伐大軍到達武漢後，蔣介石背棄國共合作的原則，進行清黨活動，大肆殺害共產黨人。故促成了“八一”南昌武裝起義。在周恩來，朱德，賀龍，葉挺等人的領導下，打响了軍事鬥爭的第一槍，燃燒了革命的烽火。可是，在反動勢力無比強大的軍隊包圍之下，當時“四軍”的兵力實在不能在南昌站得住腳，只好由朱德等人帶領下，回廣東找革命的力量，可是在韓江的三河壩被廣東軍閥陳炯明阻擊，損失慘重！故只好將殘部帶回到湖南和江西交界的井崗山，跟毛澤東的秋收起義部隊會師，展開山區的游擊鬥爭。採用廣泛的敵進我退，迂回運動的戰術，用伏擊的方法消滅國民黨軍的有生力量。不到一年的時間，紅軍有了很快發展。當時，蔣介石採用了“扼殺於搖籃”的打擊方法，派出了幾十萬大軍意圖消滅朱、毛的紅軍。但是毛澤東亦用靈活的戰術，避開其強大的鋒頭，在運動中找蔣軍的弱點，結果打垮了蔣介石一次比一次多的圍剿兵力。1929年1月，毛澤東和朱德，陳毅等帶領紅軍主力，突圍南下到贛南，目的是引開蔣軍對井崗山的包圍圈，再轉去瑞金展開外線作戰。就這樣，爲了開展下一步的戰鬥而召開了首次蘇維埃代表大會（應該說是全國人民代表大會）。但不久這個地址仍被蔣介石發現，派出50萬兵力的第五次圍剿。在蔣軍的飛機侵擾下，不得不將會址遷到瑞金北部的沙州壩，再召開第二次蘇維埃代表大會，商討如何進行第五次反圍剿的行動。而當時執掌軍事大權的博古及李德仍主張堅強抵抗，正面反擊的辦法。結果，在瑞金北部的廣昌和石城一役，紅軍遭受了沉重的打擊，損失慘重。而南邊的尋烏及會昌，亦受到廣東軍閥陳濟棠的打擊而喪失了根據地。形勢說明蔣軍很快就要向瑞金發起總攻。在如此危急的情勢下，不得不作出撤離贛南根據地。惟一的是向湖南突圍的決定。

1934年6月，蔣介石調集大軍向中央蘇區進發，目的就是要消滅共產黨中央的瑞金政權。當時的決定是去湖南中部再開闢新根據地，而將瑞金全部的家當搬走。但是蔣軍強大的兵力，作出前堵後追的戰術。可是，紅軍離開贛南後，又在強渡湘江的作戰中，從初時的30萬兵力之眾，僅剩下不到10萬兵員。只好在湘、粵和湘、桂、黔邊界間邊打邊向西而走。說是長征，實是在作逃亡而戰！最後到達陝北的吳起鎮時，僅剩下約有3萬兵力。要不是在貴州的遵義會議上，讓毛澤東重新主掌中央紅軍的作戰指揮權，在雪山和草地的艱苦環境下，克服困難；又若聽從張國燾的主張，重回四川再發展，則共產黨的前途，實是不可想像！

不過，共和國的今天已變成全世界的加工廠，最根本的就是經過在井崗山和贛南根據地的千錘百煉！才能有如此輝煌的驕人成果。古人有一句話：吃水不忘掘井人！當年的紅軍，多少人捐獻了自己寶貴的生命，他們的鮮血染紅了我們的五星紅旗！當年的蘇維埃代表，他們都是共和國成立時的中央首長。今天活着的能有幾人？那批開國元勳，全都是當年瑞金蘇維埃代表。他們曾轉戰在2萬5千里的征途上。後來在延安堅持八年抗日戰爭。蔣介石雖然給了第「八路軍」的番號，卻很少給他們軍費；又利用閻錫山的勢力去擠壓他們，還派出胡宗南的30萬嫡系大軍，在西安圍攻八路軍。在河北大平原和山西大地上，日本鬼子的大掃蕩。目的都是跟蔣介石一樣要消滅共產黨。日本投降後，三年多的堅苦內戰，經過遼瀋，淮海及平津三大戰役，終於在1949年成立了中華人民共和國！

但是，解放後卻失去了把共和國，建設成爲強盛的經濟大國的時機！直到鄧小平三上三下後，重掌大權，撥亂反正。共和國才有今天的面貌。從八十年代起，

20 多年來共和國的經濟騰飛，中華民族真正的崛起來了！

但是，這 20 多年裡，一些高官卻大貪國家的資財，盜竊人民財產，據為個人的享受。有統計：國家被那些敗類挾逃到外國的資金，每年高達上千億元人民幣！最近被罷官的北京市副市長劉志華，同時還有福建省工商局長周金伙聞風逃去美國，據傳他在美國就有上億美元的存款。他早有準備不僅老婆孩子已經移民在美國定居，他自己早早備有綠卡 Green Card。一個如此的官員竟能有這大本能，盜竊如此巨大的國家財產？解放初期 1952 年的“三反五反”運動，那二個貪污犯劉青山和張子善，當時祇是貪了現在稱的一萬多元，結果是槍斃了。說是被階級敵人的糖衣砲彈所害。而今不僅有中紀委，各級黨亦有紀檢和監察官。可是，中國的弊病卻是要集體大貪。利用上下級的關係，裙帶關係，大做手脚。尤其在開發土地的資金，達到幾千億元的大數目。在“不貪白不貪”的觀念驅使下，願冒死打開國庫，死而後已！國家已到如此的地步，什麼制度的監察能起到什麼作用呢？

可是，另一方面對民眾的檢舉和傳媒的揭發真相，卻又置若罔聞！有時甚至還會遭受打擊和壓制！

又如逃到加拿大的福建廈門遠華大案。賴昌星祇是一個小小的商人，怎麼能有諸多高官為他折腰？這樣的千絲萬縷，又是怎麼樣建立的？當案發後，他又從陝西的西安，光明正大地跑去香港，又再跳去加拿大享受高級的豪華生活。不值得深思嗎？

反觀目前的革命老根據地，那裡的人民生活得怎麼樣？解放後的 56 年多，生活改善了多少？眼前，要建一個 40 多萬元的中心小學，經費卻來得如此不易！這強烈的對比，不禁要問：共和國的先烈們，老前輩們！他們所付出的生命代價，就這樣被蝕腐下去嗎？真的是太對不起，曾經支援過革命的老區人民！

### (三)

參觀完葉坪模壩和沙洲壩的革命勝地，我們回到酒店吃午飯。下午的行程是去于都縣的東門，貢江渡口。我們憑弔當年紅軍從福建各根據地召集來的部隊，分成幾個渡口向貢江北岸，用浮橋渡江集結，向湖南轉移。遙想當年那些“老表”“十送紅軍”的情景……“此一去，何時再回轉？……”！紅軍雖然踏上長征的道路，還有多少惡戰的險關要闖啊！但是，紅軍走後，蔣軍卻對老區進行血腥的大清洗，老百姓在白色恐怖的日子裡，誰又能躲得過屠刀而偷活下來？在如坐針氈的歲月裡，殺害了多少善良的人民？……

貢江水啊！你西去贛江，可曾見到南昌起義的餘烟？又能去南京控訴蔣介石的殘忍？……江水只有不停地流去，帶走了些什麼贛南客家人的苦難？……

我們繼續向贛州的回程進發。再回到八境台下，參觀了各地客家人集資建造的大銅鼎。在廣場上再次觀賞了章江和貢江合流後，安靜地向北流淌而去的贛江！

我們繞去貢江邊蔣經國任贛州專員時的住處。聽導遊介紹：該地是蔣經國辦公處亦是他們的家。他組辦的“三青團幹訓班”則在章江邊的山區。在那裡曾留下了他們的風流艷事：那時候他背着夫人蔣方良，在幹訓團裡跟女秘書兼助手章亞若，卿卿我我，打得火熱，終致不可分離。最後，為了避開他父親蔣介石的責難，夫人的譴責，亞若只好到桂林去分娩，落得雙胞胎兄弟滿月後的一段日子裡，亞若便魂斷於“甲天下的山水寶地”，長埋白骨，與塵世永隔！孩子們只能依蔣家的輩分排名，卻跟生母同姓。當年日寇的戰火漫天燃燒，贛州亦時常受到侵擾，

食色性也！在日久生情的“緣”遇下，蔣經國也有這段說不盡的遺憾事！真的是“離恨天”嗎？

章亞若死後，只得到一個默默無言的回應！魂歸何處？蔣經國也只好接受命運的安排，把那段跟亞若甜蜜的回憶，在記憶中漸漸地淡忘！而兩位落難的小王孫，在艱苦的歲月裡跟着姥姥和舅父，一齊度過那苦難的年頭！後來到台灣，哥倆發奮上進，孝嚴曾任台灣的外交部長，立法委員等職。直到 21 世紀的 2005 年，才回浙江奉化，認祖歸宗，正式改姓為蔣！其胞弟孝慈於 1996 年，因心臟病發，死於北京。

六十多個年頭了，殺害章亞若的兇手是誰？主謀又是誰？……

當天在贛州市中心的國光購物商場買了手信。晚飯後住進酒店，一宿無話，第二天 Morning Call，用完早餐便驅車去贛縣，參觀“客家文化村”。這個占地幾十公頃的建築群，正門是座高大的石牌坊式的結構。大廣場後是客家人從中原遷移到贛南的祠堂，裡頭有各姓氏的祖宗神主牌，有幾位客家名人的題辭及楹聯字畫等，如葉選平，曾憲梓……等人。右邊是一些客家人的日常用具，農活工具。在一道牆上，是在黑石板上雕刻有，客家人男女的生活寫照。左邊有二層的樓房，展覽一些客家人的古舊生活遺物。就是這樣，客家人的先祖從中原，早在秦、漢時代開始南遷。二千多年來都是先到贛南集結，然後再分批和在各時段，向廣東，福建，廣西，湖南遷徙，又再向東南亞更向全世界搬遷。目的就是為了謀求更好的生活。如今，客家人在海外差不多有五千多萬之眾，分佈在全世界各國，各個地區。但是，他們都是炎黃子孫，根就在中原大地！

我們參觀完客家文化村後，到縣的招待所參加正式跟贛縣南塘鎮，簽署“希望工程”合約。儀式結束去餐廳用午飯。午飯後隨即踏上歸程沿着粵贛高速公路南下。這時，天已放晴了，公路兩旁層層疊疊的青山，那該是五嶺山脉的崇山野嶺，稀落的人家僅能見到星星點點。這 640 公里的路程，到達深圳該是晚上的 8 點多。於是決定在惠州吃晚飯再回香港。

這四天的旅途生活增添了不少知識。有些事物確值得去深思！

2006年7月10日 完稿於港島西環